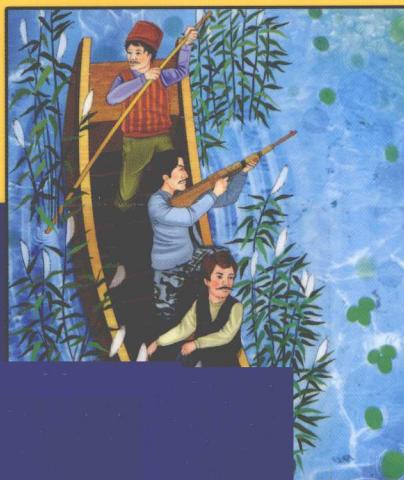


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WENXUEDASHIDEDUANPIANXIAOSHUOJI



# 屠格涅夫

[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著  
冯春、沈念驹等 ◎译

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 屠格涅夫卷

[俄]伊凡·谢尔盖伊维奇·屠格涅夫著 冯春、沈念驹等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屠格涅夫卷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冯春、沈念驹等译。—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2

(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ISBN 978-7-5304-4470-2

I. 屠… II. ①屠… ②冯… ③沈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8295 号

### 屠格涅夫卷 (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

策 划：邹艳霞 廖 珊 译 者：冯 春 沈念驹等  
作 者：[俄]伊凡·谢尔盖伊维奇·屠格涅夫 插 图：夏末工房·赵焯铨  
图文制作：夏末工房 责任印制：张 良  
责任编辑：郑京华

---

出版人：张敬德

出版发行：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035

电话传真：0086-10-66161951（总编室）

0086-10-66161952（发行部传真）

0086-10-66113227（发行部）

网 址：[www.bkjpress.com](http://www.bkjpress.com)

电子邮箱：[bjkjp@163.com](mailto:bjkjp@163.com)

---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MM 1/32

印 张：9

版 次：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4-4470-2/I·096

---

定价：20 元

京科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京科版图书，印装差错，负责退换。

念他的小说，有时如同看湘绣或苏绣，  
想及那纤巧的手、白嫩的人。……  
干净是好的；人和文都一样，要干  
净，像屠格涅夫，像初恋。

董桥

## 困境中的坚持与智慧

——对《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书系的感言与祝愿

柳鸣九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书系，要我为它写一篇总序。写总序，不敢当，对此事的感言与祝愿倒还有一点。

今天，科学技术界人士有兴趣涉足人文领域并有所作为，在我看来，似乎不失为一件“新鲜事”。现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受到了崇高的礼赞，这无疑对改变中国面貌是很有意义的好事。但对一个成熟而完善的现代社会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文文化的发展无疑需要有一定的平衡与协调，如果有所失衡，必然会出现技术至上、物质横流、精神倾滑、人文萎缩的弊端，终归对社会、对民族的可持续的完善发展是不利的。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有识之士与高人，从来就非常重视人文文化的协调发展，我们知道，中国科技界的权威钱学森就一贯对文化艺术有热切的关心与不衰的雅兴，至于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里那些百科全书式的巨人达·芬奇、歌德、狄德罗，无一不在人文文化与科学技术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总之一句话，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完善发展，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是两大不可或缺的营养。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推出这个书系的立意颇为可取。

世界文学是人类一个珍贵而丰富的精神宝库，这里有着成千上万件稀世珍宝，在人类文明传承过程中，在人类文化艺术欣赏活动中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文学类出版社包括一些非文艺的专业出版社不断从这宝库中提取珍品精品予以推陈出新，正是一个国家文化欣欣向荣的标志之一，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以自觉的意识参与进来，并力求系列化，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在“系列化”的问题上，他们显然费了一些心思，简单说来，那就是四个字：“选大取小”。

他们的“选大”，就是入选的作家均为世界文学的大师级巨匠，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莫泊桑、契诃夫、都德、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十个作家，无一不是人类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们“取小”，就是选这些大家的“小作品”——短篇小说。要知道，这些作家各自都有自己的“长篇巨制”、“皇皇大作”，出版社要想求全，一是规模过大、编选的全面难控，二是制作起来要“大投入”，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大量的人力。因此，应该说，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选大取小”，此举是颇为聪明、颇为取巧的，值得欣赏。

还应该看到，“小作品”也有其特定的优势，小中见大、小中有大，其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内涵容量并不小，特别因为要在短小的篇幅中容纳更多更深的内容，也就更需要集中、概括、浓缩、锻造，因而在艺术形式上也就更为精练、精致，这正是艺术精品创作的根本之道。现在，陈列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精品。而精巧的东西，如同钻石一样，更耐看、更经久、更值得玩味，我相信它们会得到世界文学老读者群与新读者群的喜爱，而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的喜爱。那些短小精悍的文字，行云流水的语言，让孩子们不仅读得痛快，同时也在美的国度里深受教益，让孩子们在文字之美与思想之美中长大，是我们前行的巨大动力。

当然，在我看来，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聪明与机巧，恐怕也是环境与情势所决定的。不可否认，由于电视与网络的迅猛发展，人们的文字阅读的地盘已经大大地缩小了，何况在人们的文字阅读中，如何炒股、如何应聘、如何烹调、如何美容之类的书还要占去相当大的份额，人们阅读有深度的人文作品、大部头文学名著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看图识字”的趣味又在一部分读者中间越来越明显。大环境如此，出版社面向市场与读者，势必要采取机巧的策略，选取文学中的“轻工业品”提供给书市上的“上帝”，谁都知道“轻工业品”比“重工业品”回收资金要快。我想，如果人文书籍市场的客观环境更好一些，出版社举事的规模与力度，一定也会更大一些。

“选大取小”既是一种人文执着与出版机巧，也是一种无奈，是人文困境中的坚持与智慧，但这仍然是一份送给成长中的孩子们的不错的礼物，因此值得对它说一声：“一路走好！”

2009年9月

## 译 序

冯春

正如本书书名所表示的，《木木》是一部屠格涅夫的短篇故事集。屠格涅夫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很熟悉。他的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以及他的成名作《猎人笔记》，还有《阿霞》、《初恋》、《春潮》等中篇小说在我国有广泛的传播，年长一些的读者都熟悉这些作品，因此向年轻读者介绍屠格涅夫的作品很有必要，可以引导年轻读者了解这位俄罗斯大作家，引导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他的作品，从而去认识俄国十九世纪中叶的一些社会状况，了解这个阶段的俄国历史和社会思潮。

伊·谢·屠格涅夫是俄国19世纪的杰出作家，1818年11月9日生于俄罗斯中部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个濒临破产的骠骑兵上校，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从她叔叔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是个拥有五千农奴的大农奴主。她对农奴和仆役十分专横残忍，常对他们施以酷刑，因而引起屠格涅夫对当时俄国实行的封建农奴制的强烈憎恶和对被压迫的农奴的同情。这对他一生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一生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反映。1827年屠格涅夫随家迁居莫斯科，1833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思想上颇受当时莫斯科进步思想的影响。1834年屠格涅夫又随家迁居彼得堡，进入彼得堡大学学习，并开始了他初期的文学活动。1838年至1841年他在德国柏林大学听课，结识了当时一些旅居德国的俄国社会活动家。1841年

屠格涅夫返回俄国，认识了革命民主主义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受到不少熏陶，这对他反对农奴制观点的形成和一生创作生涯起过很大作用。后来屠格涅夫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度过。由于他长期脱离国内的社会生活，也造成了他写作中的一些缺憾。但是屠格涅夫一生中创作了大量反映俄国社会思潮和社会生活的优秀作品，尤其在19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增长、封建农奴制面临崩溃的年代，屠格涅夫的创作变成了当时历史的记录，表现了那个历史阶段的某些本质方面，因而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而他的艺术成就也是十分卓越的。

农奴制濒临崩溃问题是俄国19世纪中叶的社会中心问题。五十年代俄土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俄国专制农奴制的腐朽，事件的发展使许多俄国人睁开眼睛，看到改革的必要，其时广大农民也由于深受压迫而掀起暴动的浪潮。面对农奴制改革的方法和道路问题，革命民主主义者寄希望于农民革命，主张将土地无偿分给农民，而一些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即所谓自由主义者却持改良主义观点，拥护沙皇带有欺骗性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这场风雨中，屠格涅夫既赞成消灭农奴制，却又出于人道主义，希望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会给农民带来幸福而反对农民革命。屠格涅夫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在他的作品中有深刻的表现，而在我们这部故事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屠格涅夫对农奴制的强烈仇视，他对农民的同情。在这一点上，屠格涅夫表现了他的民主性和进步性，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屠格涅夫对农奴制的揭露，我们首先可以在短篇小说《木木》中强烈地感受到。农奴、看门人格拉西姆从小河中救起一只溺水的小狗，对它百般呵护，几乎把它当成伴侣，视为宝贝，可是由于小狗的叫声搅扰了女主人的清梦，女主人竟然认为下人养狗“犯了王法”，无法容忍，必要置其死地而后

快。事件经过一番曲折，格拉西姆面对着专横的女主人再也无法保护他的爱犬——他身上感情的寄托，只得拴上两块砖头，亲手将爱犬溺死于河中。这是一幅多么叫人动容的景象！而这个残酷的农奴主老太婆的原型竟然就是屠格涅夫的亲生母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屠格涅夫对农奴制的憎恨和抗议有多么强烈。英国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曾说：“在艺术方面，比这个更强烈的对专横暴虐的抗议还不曾发生过。”

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是一部借猎人出猎的见闻揭露沙皇专制制度下广大农奴遭受农奴主残酷奴役、处于水深火热生活中的纪实作品，它用活生生的事例向读者展示了俄国农奴制下广大农奴的悲惨生活。而《猎人笔记》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暴露农奴制的黑暗与残酷，而且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德。作者没有以地主老爷的态度居高临下地看待农民，像以往许多作家那样把农民描写成愚昧无知、缺乏崇高品德、只是一些应当受到怜悯的对象。作者在本书中往往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和农民一起打猎，平等地谈论农民的生活，通过敏锐的观察力发现、描写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的许多优秀品质，表现出他深厚的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背着猎枪，在猎户陪同下，走遍附近的农村田野、荒山野岭、江河湖泊，接触了无数劳动人民。在他的笔下出现了普通的农民、工人、大学生、县城医生、独院小地主、磨坊主、破落小贵族，以至家仆和使女，而农民的孩子在他的笔下则成了一群容貌俊美、聪明爽直、充满幻想、勇敢勤劳、活泼可爱的小伙子。作者把他的感情倾注在这些普通劳动人民身上，他没有任何贵族的架子，而和这些善良的农村劳动者打成一片，这在贵族出身的作家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屠格涅夫的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艺术上也是十分卓越的。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杰出的诗人、大散文家，读他的小说是一种极其愉悦的艺术享受。他善于讲叙故事，

他的小说总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绝没有枯燥的说教，而是把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融入生动的故事之中，使人如入亲历之境。在作家的笔下，晴朗的夏天，“太阳不像炎热的大旱天那样火烧火燎，不像暴风雨那样昏暗火红，而是那样清澈明亮、温煦辉煌，它从一抹狭长的云彩底下冉冉升起，焕发出鲜明的光彩，沉浸在一片淡紫色的雾霭之中”。在天气不稳定的秋天，“天空时而布满疏松的白云，时而有几处突然晴朗了一会儿；于是从散开的乌云中间露出一小块蓝天，它明朗可爱，宛如美丽的明眸”。俄罗斯的乡村，“缓坡小丘的长长坡面上，葱茏的黑麦正轻轻地泛着涟漪；几片云朵投下的淡淡阴影在它上面缓缓地移动着。远处森林郁郁苍苍，池塘波光粼粼，村庄橙黄闪亮；成百的云雀腾地飞起，歌唱着，又急速落下来，伸长脖子，停在土堆上……”几个农家小孩在夜牧的牧场上，围着篝火，讲着鬼故事：夜里在造纸厂走来走去的家神，坐在树枝上向人招手的女落水鬼，变成小绵羊在坟墓上诱人的鬼魂，在树林里让人迷路的林妖……这一切都在他们的嘴里生动地讲述着。屠格涅夫是一位描写景色的能手，在他的小说中几乎每一篇都有大量的景色描写，而这些描写决不落入俗套，而是每一篇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篇都使人觉得清新美妙，读来令人心旷神怡。作者用这些秀丽的大自然风光衬托了农民的悲惨生活，表现了作家对俄罗斯大自然和劳动人民的热爱。作者的艺术成就在今天无疑仍值得我们欣赏和借鉴。



- 木木…1  
狗…36  
旅长…56  
**《猎人笔记》精选**  
黄鼠狼和卡利内奇…87  
草莓泉…103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115  
利戈夫…125  
梅奇美人河的卡西扬…140  
总管…164  
管理处…182  
孤狼…205  
列别江…216  
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  
和她的侄儿…232  
歌手…248  
**\*屠格涅夫小传：在俄罗斯心  
上写作的人…270**

# 木木<sup>i</sup>

冯加译

在莫斯科的一条偏远的街道上，在一幢有白色圆柱、带阁楼和一个歪斜的阳台的灰色宅子里，住着一位太太。她是个寡妇，身边围着数不清的家奴。她的几个儿子全在彼得堡供职，女儿都已出嫁。她很少出门，在这里孤独地度着她那冷冷清清、枯燥乏味的余生。她的白昼，那种没有欢乐、阴雨连绵的白昼，早已过去；而她的黄昏比夜更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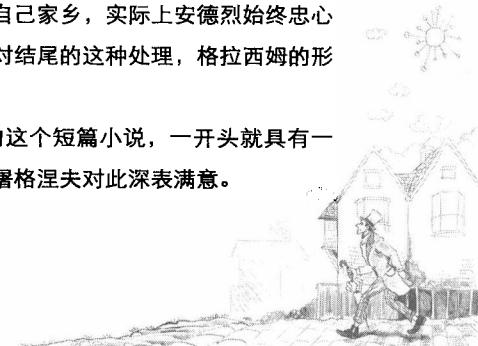
在她所有的奴仆中，最出色的要算那个打扫院子的格拉

<sup>i</sup> 首次发表于《现代人》杂志 1854 年第 3 期。

小说在 1852 年写成，6 月作者把它寄给阿克萨科夫，希望他能在《莫斯科文集》上发表。阿克萨科夫非常喜欢这篇故事，认为“格拉西姆的形象是俄国人民的象征，他对故土的眷恋和返真归朴，他对自己在精神上的觉醒和七情六欲的淡漠，体现了俄国人民惊人的力量和不可思议的温顺。”但《木木》使官方大为惊恐，它被书刊检查机关查禁，两年后才得以发表。

《木木》是作者根据母亲家中一名哑巴农奴安德烈的真实故事写成的。小说的结尾是格拉西姆从农奴主家中逃回自己家乡，实际上安德烈始终忠心耿耿地为他的女主人效劳。由于屠格涅夫对结尾的这种处理，格拉西姆的形象获得巨大的完整性和高度的艺术概括。

屠格涅夫在其创作的高峰时期写下的这个短篇小说，一开头就具有一种和谐完美的形式，在创作上自律甚严的屠格涅夫对此深表满意。



西姆了。他身高二俄尺十二寸<sup>i</sup>，体格魁梧得像古代神话中的壮士，生来又聋又哑。太太把他从乡下弄来，在村里他独自住一间小木屋，已跟兄弟们分开过日子。在所有的赋役农民<sup>ii</sup>中，他几乎是最老实可靠的一个。他生来就力大无比，一人能干四人的活儿——事情到了他手里就干得特别顺利。瞧，他耕地的时候，两只大手掌按在木犁上，好像不用役马的帮忙，一个人轻轻松松就翻出了松软的土层；在圣彼得节<sup>iii</sup>，他挥舞镰刀干得那样势不可挡，简直可以把一片小桦树林统统连根砍掉；在他不间断地用三俄尺长的连枷轻快地打谷子的时候，他肩膀上那椭圆形的结实肌肉就像杠杆那样一起一落——看他干活，真叫人心里痛快。他一贯的沉默使他不倦的劳动显得更为庄重。他是一个出色的庄稼人，若不是他有残疾，随便哪个农家姑娘都乐意嫁给他……可是格拉西姆给带到莫斯科来了，还给他买了靴子，缝了夏天穿的长襟外衣和冬天穿的羊皮袄，又给他手里塞了一把扫帚和一把铁铲，派他去管院子。

起初他很不喜欢他的新生活。从小他就干惯了农活，过惯了乡下生活。他由于自己的残疾难以跟人交往，长大后又聋又哑，而且强壮有力，就像长在沃土上的一棵大树……给人带进城后，他不明白自己出了什么事——他感到烦闷，摸不着头脑，就像一头强壮的小公牛正在一块茂密的、青草长得跟它肚皮一般高的牧场上吃草，不料突然被人牵走，塞进铁路上的货车里，不禁感到莫名其妙。瞧，它那壮实的身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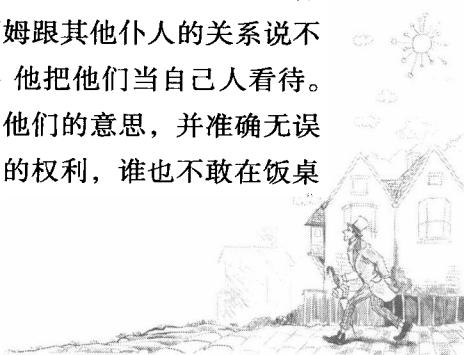
<sup>i</sup> 折合 1.93 米。

<sup>ii</sup> 向农奴主交纳租金和担负徭役的农民。

<sup>iii</sup> 东正教会节日，俄历 6 月 29 日。



时而让煤烟和火星所包围，时而被波浪般起伏的水蒸气所淹没，火车带着它飞驰，随着火车的隆隆声和风的呼啸声飞驰，它身不由己地奔向何方——那只有天知道了！格拉西姆干惯了繁重的农活，所以在在他看来，新职务要他干的活儿简直如同儿戏；每天只花半个钟头他的活儿全干完了。他只好站在院子中间，张着嘴，望着那些过往行人，似乎想从他们那儿探出一个造成他目前这种莫名其妙的处境的答案来。有时他突然跑到某个角落，把扫帚和铁铲扔得远远的，扑倒在地上，像一头困兽那样，一动不动地趴上几个钟头。可是人对什么环境都会习惯，格拉西姆后来也习惯了城里的生活。他的事情不多，他的全部任务是：把院子打扫干净，用水桶车一天运两趟水，运柴，劈柴供厨房和上房使用，再就是白天不让生人进来，夜间小心巡夜。应当说，他是忠于自己的职守的：在他的院子里从未见过一片木屑和垃圾；遇到泥泞的天气，归他使用的那辆快散架的水桶车和老马在什么地方陷住了，他只用肩膀一顶，不仅是车子，就连马也给推着走了。要是他动手劈柴，斧头就像砍玻璃似的咔嚓直响，木片木块便四下里乱飞。至于生人，有一天夜里他捉住了两个窃贼，把他俩的脑门对撞了一下，撞得那么厉害，即使事后没有把他们扭送警察局，从此这附近一带的居民也无不佩服他了。在白天，一些过路人（他们绝不是坏人，只不过是陌生人罢了），一看见他这个威严的看门人，就连忙朝他挥手、叫喊，好像他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似的。格拉西姆跟其他仆人的关系说不上亲密（他们怕他），但也不疏远：他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待。他们用手势跟他解释，他都能明白他们的意思，并准确无误地完成各项指示，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权利，谁也不敢在饭桌



上坐他的位子。总之，格拉西姆的性情严厉而又严肃，喜欢什么事都有个规矩。连公鸡也不敢在他跟前打架，否则就遭殃了！他一看见公鸡打架，立即捉住它们的腿，把它们在空中团团转上十来圈，然后一一抛出去。太太的院子里还养着鹅，可是鹅，大家知道，是一种高傲而明理的家禽。格拉西姆喜欢它们，照料它们，经常给它们喂食；他本人就颇像一只稳重的公鹅。管家把厨房顶上的一小间阁楼拨给他住；他按照自己的心思布置了这间小屋：他用橡木造了一张床，床脚用四段原木墩子做成——真是一张壮士睡的床；一百普特重的东西放上去，床不会塌；床底下放了一口结实的木箱，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同样坚固的小桌子，桌子旁边有一把三条腿的椅子，椅子同样非常牢靠低矮，所以格拉西姆常常把它举起来，又放手让它落下去，一边高兴地微笑着。这小屋经常挂着一把类似锁形面包的黑铁锁，锁的钥匙总由格拉西姆随身挂在腰带上。他不喜欢别人进他的小屋。

就这样过了一年，这年年底格拉西姆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

格拉西姆在做工的那家老太太，事事沿袭古老的习俗，养了一大群仆人：在她的宅子里不仅有洗衣妇、绣花女、木匠、男裁缝、女裁缝，甚至还有一名马具匠，他兼任兽医，还给仆人看病，而专门给女主人看病的则另有一名家庭医生；最后还有一个鞋匠，他叫卡皮通·克利莫夫，一个积习难改的酒鬼。克利莫夫一直认为自己受了委屈，没有人赏识他的才干，认为自己是京城一个有文化的人，不应当连个正事也没有，住在莫斯科郊外这种偏僻的地方。如果他喝酒，正如他

---

1 普特合 16.38 千克。



捶着胸脯一字一顿地说的那样，那是为了“借酒浇愁”。有一天，太太同她的总管家加夫里拉顺便谈起了他。加夫里拉这个人，单凭他那双黄色的小眼睛和鸭嘴鼻子，就可以断定，似乎命中注定他是一个指挥别人的人物。太太惋惜卡皮通的堕落，他是在昨天夜里刚刚叫人从大街上找回来的。

“哎，怎么样，加夫里拉，”她突然开始说，“要是我们给他娶门亲呢，你怎么想？也许他会安分守己的。”

“是啊，为什么不给他娶门亲呢，太太？可以的，太太，”加夫里拉回答，“这简直太好啦，太太。”

“不过谁肯嫁给他呢？”

“那当然啦，太太，自然是照您的意思办啦，太太。他这个人呢，这么说吧，反正多少可以派点用场；放在十个里挑，他是不会给甩了的。”

“好像他喜欢塔季扬娜？”

加夫里拉本想表示点不同意见，但又把嘴唇闭紧了。

“对！……把塔季扬娜配给他吧。”太太决定说，一边高兴地闻了闻鼻烟，“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太太。”加夫里拉说完就退了出来。

加夫里拉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侧屋中的一间，房间里几乎堆满了包铁皮的箱子），他先把老婆支开，然后坐到窗前琢磨起来。太太的这个出乎意料的安排显然使他犯难了。末了，他站起来，让人去叫卡皮通。卡皮通来了……不过，在把他们的谈话转述给各位读者之前，我认为有必要简单地交代一下那个被许配给卡皮通的塔季扬娜是什么人，以及为什么太太的命令让管家感到不安。

塔季扬娜就是上面讲过的那班洗衣妇中间的一个（不过